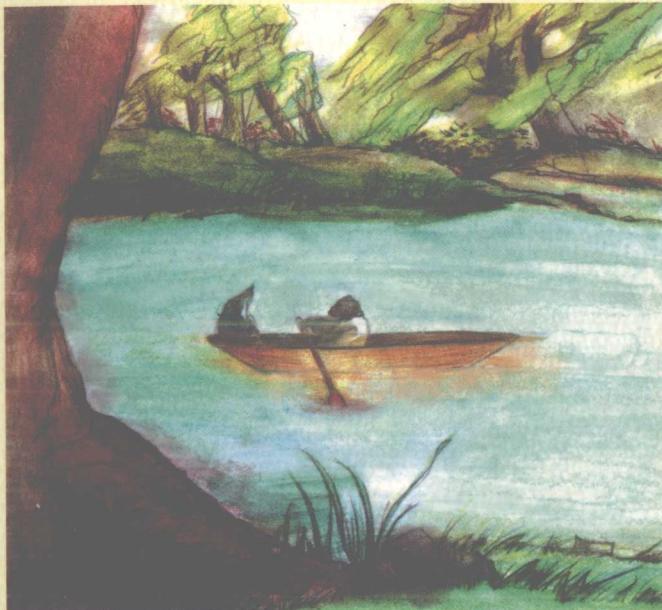


J . K . 罗琳读书单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
滋养J.K.罗琳 催生哈利·波特



杨柳风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赵武平 译

四岁左右，
爸爸就给我朗读
《杨柳风》
J.K.罗琳

人民文学
出版社



J . K . 罗琳读书单

杨柳风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赵武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KENNETH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08
Bantam Classic edition 19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柳风/(英)格雷厄姆著;赵武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7
(J.K.罗琳读书单)
ISBN 7-02-004716-5

I. 杨… II. ①格… ②赵…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7866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王瑞琴

责任印制:张文芳

杨柳风

Yang Liu Feng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著

赵武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3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75 插页2
2004年7月北京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716-5/I·3615

定价 13.00元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写在“J.K.罗琳读书单”出版之时

英国女作家J.K.罗琳在当今儿童文学领域绝对创造了一个奇迹：1997年，她的处女作《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一炮打响，使这位曾经平凡的英国女性一夜之间举世闻名，已经出版的五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无不一一以超级畅销书的仪态荣登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排行榜榜首。截止2003年6月，它们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风靡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达两亿余册。

面对这一切，人们似乎更愿意关注奇迹辉煌的炫目，而很少进一步追问——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回答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可能来自方方面面——商业的、儿童心理的、社会需求的、公众趣味的……这些或许都不无道理，但作为出版人，我们则更倾心图书背后的文化，作者内在的营养。

于是，在J.K.罗琳的自述中，我们不时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四岁左右，爸爸就给我朗读《杨柳风》。

大概在八岁时，我有了一本安娜·西韦尔的插

图版《黑骏马》。

读过《小妇人》，有那么几个月，我自己就是
乔·马奇。

我最喜欢伊丽莎白·古吉的《古堡里的月亮
公主》。

.....

《杨柳风》《秘密花园》《古堡里的月亮公主》《彼得·潘》
《小公主》《小妇人》《丛林故事》《黑骏马》……一本本，一
册册，哪一本不是如雷贯耳、举世公认的儿童文学经典杰
作？看J.K.罗琳，读哈利·波特，品个中三味，的确会切切
实实地感受到正是这些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点点甘露乳汁在
滋养着J.K.罗琳，催生着哈利·波特。于是我们就萌生了以
“J.K.罗琳读书单”为名，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从
书的创意。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为文本中的一些知
识性、文化性名词加了注解，并统一配置了精美的插图和深入
浅出的前言，以便于读者的理解与阅读。

其实，一套举世公认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杰作所滋养与
催生的又何止是J.K.罗琳与哈利·波特？对任何一位读者而
言，无论您是否会成为职业的写作人，无论年龄、性别、国籍
与种族如何的不同，对经典健康的阅读，莫不都是一次心灵的
陶冶、灵魂的净化、想像力的激活和肢体的休息。而这更是我
们推出这套丛书的深意之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六月



前 言

《杨柳风》是一部怎么看怎么都觉得特殊和别致的书。特殊，是说这书有着奇怪的活力，它既老旧又年轻。老旧，即使用“老掉牙”形容它，也不算夸张：且不论整整一百年前，作者就在给儿子绘声绘色地讲着书中滑稽、调皮、刺激的可爱故事，仅从它正式出版的那年算起，九十六年也已过去；然而它又是年轻的，它没法跟《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比年龄；与漫游奇境的爱丽斯小姐相比，出世也要晚将近五十年；小飞侠彼得·潘和小熊温尼，勉强算是同龄的伙伴。它的年轻，还不仅限于这个层面，而是因为它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我们感到故事里的那些动物，仿佛就在左邻右舍生活。和顺、忠诚的鼹鼠，务实又不乏诗趣的河鼠，行事鲁莽、喜新厌旧的蟾蜍，执拗却慈善的老獾，犹如比邻而居的人们，习性、举止和嗜好迥异，却都和善共处，重友尚义，相互照应。本书作者肯尼斯说过，“每个诚实的读者，总会有那么五六本诚实的书，每隔大约六个月，就会重读一遍。”世代英国人最信他的话，每个家庭收藏的“诚实的书”里，定有这一本；阖家围读《杨柳风》，是谁也不陌生的日常景象。





书中故事的悠远意韵和奇妙情趣，还是无数艺术家的灵感源泉，虽然初生的《杨柳风》并不运气。此前，作者已在英国文坛成名，而且声名远扬美国。他在《圣詹姆斯报》、《全国观察家报》和《黄皮书》等报章上的随笔，汇集而成的《童蒙札记》，还有他摹画幼时记忆的姊妹篇《金色年华》和《梦幻岁月》，问世后曾经风靡一时；他对童年的真切刻画，对儿童言谈举止的敏锐观察，得到了众多名家的激赏。这三本书写的都是五个失去父母的兄妹的生活（也正是他自己家的遭遇），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儿童故事。相反，《杨柳风》是他风格变化的产物，是纯粹为儿童所写的书。书稿封笔后，纠缠着向他约稿的美国《每人》杂志，第一个给他吃了闭门羹；等到它在梅休因书局最终获得出版的一九〇八年，已经历了多家英国书商拒绝。在美国出版《杨柳风》的书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也是相信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举荐，才下决心试试行情。这位总统读过英国版《杨柳风》，就写信给作者说：“我读完后，接着重读了一遍，后来就把主人公都认作了自己的老朋友。”但批评家不能接受他这本给孩子看的书，不肯像以往那样在报端替他说好话。这种冷清局面的改变，是在《小熊维尼》之父米尔恩把它改编成剧本《蟾堂的蟾蜍》的一九二九年，这部戏次年上演后大获成功，随后很多年都是伦敦每年的圣诞节保留剧目。《杨柳风》从此成为畅销的现代儿童经典。一九四九年，迪斯尼取材于它的动画片上映后，《杨柳风》又变成屡上银幕的好莱坞座上客。一部不时激发别种演艺迭次更新的童书，不是很别致吗？

就谋篇布局来看，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喜欢《杨柳风》的人，都会称赞它完美无缺。周作人一九三〇年三月热情颂扬说：“这本《杨柳风》我却是一拿来便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

杨
柳
风

平常不常有的事，虽然忘记了共花了几工夫。书里边的事情我也不细说，只记得所讲的是土拨鼠，水老鼠，獾，獭，黄鼠狼，以及‘癞施堂的癞施先生’，和他老先生驾汽车，闹事，越狱等事的。无论这给别位看了觉得怎样，在我总是很满意，……《杨柳风》与《癞施堂的癞施》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儿童（一岁到二十五岁！）文学的佳作，值得把它译述出来，只是很不容易罢了。”与肯尼斯同时代的周作人，也有他挑剔的一面。他进一步质疑说：“它没有同爱丽斯那样好玩，但是另有一种诗趣，如《杨柳风》第七章《黎明的门前之吹箫者》^①，写得很美，却也就太玄一点了，这个我怀疑是否系西方文人的通病。不过，我们自己既然来不成，那么剩下的可走的路只有翻译了。”在他看来“玄”的部分，也是这书往后的缩写者、影剧改编者和续集作者，有同感而一再回避的内容。兴许是米尔恩的《蟾堂的蟾蜍》先入为主的缘故，多数想用几句话概括这书的人，往往说它是“一只蟾蜍历险的故事”。也就是说，不光第七章显得多余，第九章（《人皆走天下》）更是给人感觉属于旁逸斜出的冗言赘语。但肯尼斯写书时，考虑到的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独生子；他压根儿没想过以后要出书。倘若《杨柳风》让读者产生幻觉，从中看出洋溢在那慈祥的父亲脸上的微笑，那笑容应是与泪痕相伴的：肯尼斯父子都有过不堪回首的童年。

一八五九年三月八日，肯尼斯在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律师家中降生，姐姐大他三岁，哥哥则比他早出生一年。四岁时，母亲又一次生小弟弟，却因染上猩红热而去世。伤心的父亲把四个孩子寄养在外婆家。但外婆并不欢迎他们的光临，幼小心

3

① 本书第七章译为“黎明箫声”。





灵里没有留下她的温情和爱意，她总是冷冰冰的，让人无法亲近。性格孤僻的肯尼斯尤其觉得很难容身新家，他喜欢独自出门玩耍。充满欢乐的世界，是外婆家毗邻的草地、田野、树林、河畔和丘陵；一天也不能分离的玩伴，是随处可见的可爱小动物。多年之后，梦幻天地和小动物，都化入了《杨柳风》。后来肯尼斯上了牛津圣爱德华寄宿学校。他原来打算以后再读牛津大学，却没想到家里已无力让他继续学业。一八七九年，他成了伦敦英格兰银行的学徒。他热爱文学和自由幻想，慢慢开始为报纸撰稿，不知不觉登上文坛。三十九岁那年，肯尼斯在英格兰银行已晋升至仅次于经理的协理位置。第二年，肯尼斯同仰慕他文采的女作家埃尔斯佩丝·汤姆森建立家庭。但这婚姻却是他的一个无以逃脱的劫难：两人个性不合，儿子一年后的出生，也不能挽救他们的貌合神离。儿子“小老鼠”阿拉斯泰尔由于早产，一只眼睛失明，仅存的眼睛又是斜视。他俩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弥补孩子随生而来的遗憾。肯尼斯渴望把自己童年缺失的一切，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寻回；埃尔斯佩丝则绞尽脑汁，佯装无视儿子的生理障碍，一心说服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包括她的孩子）相信，阿拉斯泰尔是一个神童。但“小老鼠”入读牛津大学次年，二十岁的他竟然选择了卧轨自杀。一九三二年，肯尼斯寂寞地离开了人世。

“小老鼠”妈妈的回忆录后来说，这孩子因为过分受宠而出奇地调皮，常常撒泼要肯尼斯在童床边给他讲故事听。“他有一个糟糕的哭闹天分，”肯尼斯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把鼹鼠、长颈鹿和河鼠（他选定要以这些为主角来讲）的故事，给他一直讲到十二点。”故事一讲就是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小老鼠”要离开父母去海边度假，肯尼斯才决定通过写信继续讲下去。这些从一九〇七年五月写到九月为止的信，就是日

后的《杨柳风》的雏形。

诞生于上个世纪初的《杨柳风》，尽管活力和趣味不减当年，但并不能等同它完全不受时空变换、传统演化、社会习尚更迭的局限；倘若没有恰当的复述，或者说译述，企图完整理解这部表面平实却富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会有想不到的障碍。如果说经典书生命力的体现，在于它不会因为多次不同复述而失去新意，那么借翻译的方式再讲《杨柳风》理由也是充分的。毕竟每代人对历久弥新的经典的读解，多少总会有所差别，具体的反映就在对文本的理解、演绎故事所用的语言方面。然而，任何一个新译者，都不会忘记感谢前辈译介的功劳，如周作人，他的学生尤炳折（《杨柳风》最早的中译者）。就书名来说，虽然也有《柳中风》（见沈启无一九三〇年致周作人信），《蛤蟆传奇》，《柳树间的风》（任溶溶译），以及别的类如《柳林风声》的译法，可终觉不如周作人译笔的传神。除了他的译名，谁能让大家想到“吹面不寒杨柳风”？

五年前一个刚出现第一缕曙光的清晨，我在北京给自己翻译的《杨柳风》画上句号；记得很清楚，楼下大槐树新枝间，鸟雀欢腾报春的鸣啭，响在耳畔格外清脆。

赵武平

二〇〇四年五月廿四日

上海福建路





目

录

第一章 河畔	1
第二章 大路	16
第三章 大森林	30
第四章 獾先生	44
第五章 美妙的家园	59
第六章 蟾蜍先生	77
第七章 黎明箫声	94
第八章 蟾蜍历险记	108
第九章 人皆走天下	125
第十章 蟾蜍历险续记	146
第十一章 “他的眼泪像夏日暴雨倾盆”	167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的归来	186





第一 章

河 畔

鼹鼠整个早上都在他的小房子里忙碌，劲头十足地张罗着春季大扫除。先用笤帚扫完一遍，再把抹布派上用场。接着，他拿起毛刷，拎着石灰桶，脚踏长梯、台阶和椅子，爬上爬下忙活；一直忙到灰尘呛了嗓子，眯了眼睛，斑斑点点的白灰洒遍了浑身的黑色软毛，脊背疼痛，胳膊酸软，他才停歇下来。春天满怀渴望，带来一股无法满足的可爱神气，围着鼹鼠在空中和地面飘来荡去，甚至还闯进他简陋的小黑屋。难怪他猛然将毛刷扔向地板，连外套都顾不上披，就疾步冲到屋外。一面连声嘟囔：“真讨厌！”“哎呀，该死！”“见鬼去吧，大扫除！”有东西在上面急切召唤他，催他跑进狭窄陡直的通道。对他来说，这个通道很像那种住家靠近阳光和空气的动物才有的砂石车道。然后，挖刨、扒拉、摸索、向前硬挤猛推；推进一段后，再摸索、扒拉、挖刨。他不仅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也在喃喃自语：“向上！再向上！”最后，砰的一声，他的长鼻子终于拱出地面，暴露在阳光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大片草

场
湖
风



地中间翻滚，身边都是暖融融的绿草。

“真不错！”他自言自语道，“这可比刷墙美多了！”阳光暖暖地晒着他的绒毛，和风也在爱抚他热乎乎的额头。鼹鼠长久住在地下不见世面，加上耳朵又有些背，所以鸟儿欢快的啼啭传到他耳中，简直如同尖声怪叫。能享受春天的乐趣，却又不必做大扫除，鼹鼠真是心花怒放。他连跑带跳匆匆穿过草地，来到另一端的树篱旁边，这才把脚步停下。

2

“站住！”守在篱笆豁口旁的一只老灰兔大声喊道，“穿越私人过道，拿六便士^①买路钱！”看见鼹鼠对他不屑一顾，而且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老灰兔不由地懵了。鼹鼠一面贴着树篱飞奔而去，一面打趣急忙从洞中露头偷看吵架的其他灰兔。“洋葱酱^②！洋葱酱！”他奚落完，趁人家还没愣过神想出合意的骂词，就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于是，灰兔们相互埋怨起来：“你蠢死了！为什么不教训他——”“哎，你干吗不——”“你该警告他——”如此这般，全是以前的老一套。当然，跟以往一样，这会儿说什么也已无济于事。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简直不像真的。鼹鼠漫无目的地疾步前行，在草地上东游西逛。一会儿在树篱边徘徊，一会儿在矮树丛中穿行。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鸟儿建窝筑巢，花蕾含苞待放，枝叶繁密茂盛。万物喜笑颜开，欣欣向荣，一派繁忙景象。眼见全体居民都在忙活，自己却是惟一无所事事的懒汉，他非但没有不安地责备自己的良心，催促自己“回去刷墙！”反倒觉得很是开心。毕竟，假日中最惬意的，或许并不是放松身心，而是欣赏所有别的伙伴都在忙忙碌碌地劳作。

他信步闲逛着，感到自己快活到了极点。突然，他发现自

① 一种英国银币，面值六便士。

② 旧时英国人吃兔肉要放家制洋葱酱。这里是鼹鼠讥讽野兔味骚难闻。



已站在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岸边。他出生以来还从没见过河流。这个躯体光滑整洁、圆滚弯曲的动物，嘻嘻哈哈地追来逐去，咯咯地笑着东抓一下西摸一把，旋即又在笑声中撒手而去，碰到新的玩伴，就会猛扑过去，等到对方扭动着挣脱了，又马上逮住人家，牢牢抓住不肯放松。河流颤抖着蜿蜒疾行，闪闪烁烁放射光芒，打着转儿，口吐泡沫话不绝音^①。鼹鼠看得很是着迷，欣喜若狂，神魂颠倒。他沿着河岸碎步小跑，就像人小的时候，迷上一个大人讲的动听故事，老要跟在他后面。

^① 因鼹鼠平生第一次见到河流，把河流看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动物。



跑来跑去的。后来，他累得坐在岸边，可大河却依然滔滔不绝，还要说话给他听，想讲尽从地心涌出的世间最奇妙的故事，最后还要讲给永远也听不够的大海去听。

鼹鼠坐在草丛上望着河面，一眼瞥见对岸刚好高过水面的地方，有个黑黝黝的洞穴。他出神地想到，如果一只动物不缺吃穿、喜欢远离尘嚣和别致的河边住宅，发洪水时又能不受滋扰，那么这个地方可是再舒适不过了。在他愣怔之际，洞中央有个细小明亮的东西，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熄灭一会儿，又像颗小星星那样闪烁起来。但是，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星星。说是萤火虫吧，又显得太明亮也太细小。他在入神观看时，发现那东西在朝他一眨一眨的，表明那是一只眼睛。渐渐地，一张围着它的小脸儿显露出来，很像一幅镶着框儿的画。

一张褐色的小脸儿，长着硬硬的胡须。

一张紧绷绷的圆脸，眼睛里闪烁着刚才引起他注意的光芒。

两只匀称的小耳朵，浓密的软毛溜光柔滑。

原来是河鼠！

于是，两个动物站住了，互相谨慎地打量起对方来。

“你好，鼹鼠！”河鼠说。

“你好，河鼠！”鼹鼠说。

“愿意过来吗？”河鼠试探着问。

“唉，过去说说话当然很好，”鼹鼠说，显出很急切的样子。他对河流，河边生活，还有河边生活方式，都觉得很新奇。

河鼠二话没说，俯身解开一根绳索，用力拽了一下。接着，他轻身跳上一只鼹鼠先前没注意的小船。小船外面刷着蓝漆，船内是白色的，不大不小正好够坐两个动物。鼹鼠虽然不太明白小船的用途，可心儿却早已飞到上面去了。

河鼠用桨把船轻快地划过来，稳稳停到岸边。然后，就在





鼹鼠小心翼翼地要往下跳时，他举起了前爪。“扶稳！”他说，“好啦，快点儿跳。”转眼工夫，鼹鼠就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坐落在一条真船的尾部。

“天气可真好啊！”他说。此时，河鼠把小船撑离岸边，划起了双桨。“你知道吗，我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来没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嚷道，大张着嘴巴，“从没坐过……你从来都没有……啊，我……那，你都在干什么？”

“坐船有那么好玩儿吗？”鼹鼠腼腆地问道，尽管他心里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一点。他仰头靠在座位上，逐一察看靠垫、船桨和桨架，还有船上所有的迷人设备。他意识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晃。

“好玩儿？这是最美的事情，”河鼠郑重地说，前倾着身子用力划船。“相信我，年轻的朋友，世上没有比在船上开心地玩儿更值得做的事情了，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它相比。尽情玩儿，”他陶醉地继续说道，“玩儿……在船上玩儿……在船上……玩儿……”

“当心，河鼠！”鼹鼠忽然大叫起来。

太晚了。眨眼间，小船就猛撞在河岸上。沉浸在梦中的人呢，也就是兴高采烈的划桨者，已经仰面朝天躺在船底。

“好好玩儿……或者说同船一起玩儿……”河鼠一面不动声色地说，一面大笑着站起身，“至于在船内还是船外，并没什么关系。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妙就妙在这儿。无论你离开，还是不离开；也不论你到了目的地，或者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还是干脆什么地方都不去，你总是忙啊忙的，但从来不会专门只做某一件事；一旦完成一件，总还有别的等你去做，只要你高兴，尽可以接着做。不过，你最好别去做。听我说！要是今天上午你真的没事儿，咱俩顺水往下漂，好好玩它一整天怎么样？”

鼹鼠把脚趾翘上翘下，心里乐开了花。他满意地敞开胸怀，徐徐舒口气，舒坦地仰面躺在软和的靠垫上面。“那今天可就太开心了！”他说，“咱们马上就出发吧！”

“好吧，请稍等片刻！”河鼠说。他把缆绳结成圆环，把小船拴到码头上，转身攀回自己洞中。不久，他步履蹒跚地走出来，费力地搬着一只塞得满满当当的柳编午餐篮。

“放你脚下吧，”他对鼹鼠说着，一边把食篮递上船。随后，他解开缆绳，操起双桨。

“里面是什么？”鼹鼠问，好奇地扭动着。

“冻鸡肉，”河鼠爽快地回答，“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沙拉法国小面包水芹菜三明治肉罐头姜麦啤酒柠檬汽水苏打水——”

“哎呀，打住，打住。”鼹鼠狂喜地大叫，“太多了！”

“真的？”河鼠认真地问，“这些不过是我平时外出游玩常带的东西罢了，可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吝啬鬼，太精打细算！”

他说些什么，鼹鼠一句也没听进去。他陶醉在自己刚刚迎来的新生活之中。闪亮，涟漪，芳香，声响，还有阳光，都让他心醉神迷。他把一只爪子垂在水面上，做起了悠长的白日梦。河鼠俨然一位好伙伴，平稳地划着小船，尽量不惊动他。

“我喜欢你的衣服，老兄，”河鼠说，小船约摸划行了半个小时。“只要攒够了钱，我就马上给自己买一身黑丝绒吸烟服^①。”

“哦，对不起，你说什么，”鼹鼠应着声，一面振作起来，“你准觉着我太无礼吧；可是我感到这一切实在太新鲜了。这就是……一个……河……啊！”

① 英国男士在家吸烟时套在外衣上的服装。